

創作現象

詩：穿越虛與實之間

◎張 默

一九九六年的詩作發表、詩集出版和詩的活動，如以數據為證，應可說是相當的穩健與耀眼。

檢視全年報紙副刊、文藝期刊、同仁詩刊計三十餘種，發表詩創作的總量約在五千首左右，而出版的個人詩集單行本也有五十餘種，另有詩選及詩評集約十種。果真台灣新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茁壯起來的，或者說今天的讀書界「不讀新詩已經沒有藉口」了。而那冊冊五花八門的新詩出版品，莫非就是最有力的見證。

1996年一月，**首先**為詩運揭開一個令人心驚的序幕，當推《中外文學》月刊第二八四期精心策畫的〈詩專號〉。展出當代台灣十二位中堅詩人（李敏勇、羅青、鄭炯明、杜十三、簡政珍、白靈、陳義芝、王添源、陳黎、詹澈、向陽、羅智成），十二位精銳詩人（焦桐、侯吉諒、路寒袖、零雨、瓦歷斯·諾幹、陳克華、林耀德、黎煥雄、謝昭華、鴻鴻、羅葉、許悔之）的新作。編者在卷前的「弁言」中說明「……希望提供給一般讀者一個燦爛的文藝花園，給比較嚴肅的讀者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台灣當代詩的橫切面，給目前十分積極和不太積極從事創作的詩人一個動筆和相互觀摩的契機。」

綜覽這批新作，大都有水準以上的

演出。其中以杜十三的〈新世界的零件〉，陳義芝的〈草房〉，向陽的〈日的文本及其左右上下〉，路寒袖的〈祖母之歌〉，瓦歷斯·諾幹的〈回部落囉〉，林耀德的〈馬桶〉（長詩），不僅詩思技巧別具，且在在突顯、開創新的精神領域，值得愛詩人細品。

其次，《現代詩》第二十七期（一九九六年七月）出刊的〈九〇年代女性詩專號〉。計有零雨、曾淑美、夏宇、唐亞平、翟永明、虹影、小君、陸憶敏、邱琲鈞、陳宛茜、顏艾琳、黃靖雅、廖之韻、王渝、辛虹、張耳等卅一家的詩作，輔以對談評介，是一項十分新穎而脫俗的設計。其中台灣女詩人零雨的〈鐵道連作〉，曾淑美的〈記憶〉，鍾怡雯的〈河宴〉（組詩），顏艾琳的〈孤獨城堡〉，陳宛茜的〈在房間建造一座城市〉，……其獨特敏銳的觀察力，不容輕估。而編者在「卷首語」中的提示：「無論如何，女性詩並不是同男性詩對立而存在的。那麼，它是對男性詩的挑戰還是誘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確實令人玩味。

其三，《創世紀》第一〇九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製作的〈台灣大專校園詩專輯〉。計刊出參喬（清華大學）、莫札邦（輔仁大學）、思諾（師範大學）、袁中翠（靜宜大學）、張永

豪（中山大學）、夏閑月（中央大學）、陳孝慧（長庚醫工學院）、吳東晟（彰化師大）、廖之韻（台灣大學）、丁妮（淡江大學）、紀少陵（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等卅位同學帶有強烈實驗性的詩作。另有四篇率真而各具創見的導言：

- 須文蔚、劉家齊／台灣新世代詩人的處境
- 丁威仁／「影響」與「認同」
- 楊宗翰／頑硬齒牙間某些泥軟的聲音
- 邱稚亘／拒絕標籤的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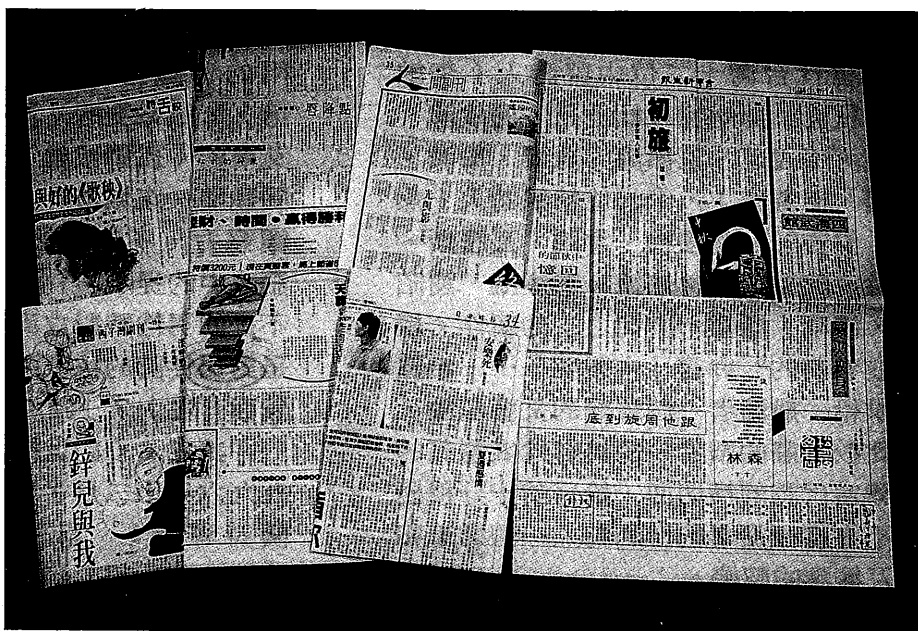
茲引述其中部分的意見如下：

「台灣新世代詩人可以說處於羅生門的處境中，陷於正負二極的評價裏。……文學研究者對於新世代的觀察，往往是自行主觀建構，自然會產生許多迷思。」（須文蔚、劉家齊）

「『多元』思考應取代二元『思考』，而『複製』也應該被揚棄。」（丁威仁）

「我愛詩，而不是愛詩社；愛文學，而不是愛文壇。」（楊宗翰）

「我懷疑，一連串詩壇『尋找接班人』的舉動，其中有多少成分只是老詩人們害怕光榮不再，詩人光圈無法繼續



報紙副刊仍是詩創作發表的最大園地。

延續心態下的產物。」（邱稚亘）

以上雖祇是大專校園詩人從某些角度出發、一鱗半爪的見解，畢竟他們是台灣新詩界未來的主人，讀者自不應等閑視之。

其四，《台灣詩學》季刊第十六期（一九九六年九月）策畫主編的〈情詩大展〉，計刊出吳建廣、葉蕙芳、吳承澤、葉紅、韶翎、夏虹、尹玲、曾智偉、薛莉等三十六家的詩作，各家均有所本，其對「情」的切入與綻放，頗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覺。

本期最引人矚目的話題，是「情詩大賽作品再檢驗調查表」的製作。緣起是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於上半年與法國Lancôme蘭蔻化妝品公司合辦名為「詩情愛意」的情詩徵文比賽，徵三十行以內的情詩，獎金十分優厚，第一名二十五萬元，第二名十萬元，第三名五萬元，佳作十四名，每名五千元。參選作品共一六七九件，打破歷年參賽記錄。初審入圍作品四十件，決賽由鄭愁予、夏虹、蔣勳擔任。得獎名單於六月廿日公佈，尤其是第一名，引起詩壇大譁。

《台灣詩學》自許要「監督」台灣各項詩獎，於是製作調查表，致函當代廿多位知名詩人，請其為得獎詩作重新檢驗。參與此次諮詢的詩人是：大荒、

王添源、尹玲、向明、余光中、辛鬱、杜十三、朶思、孟樊、徐望雲、黃梁、葉紅、張健、趙衛民、楊宗翰、楊平、顏艾琳、蘇紹連、羅門、蕭蕭。讀者是王曉菊、陳宜萱、陳若白、琉璃子、張淑華、薛万威。詩人與讀者給該項詩獎的評分如下：

原第一名李宗榮／如果飛魚躍出
總分七十四分

原第二名羅葉／攝影師的戀人 總分八十六·三分

原第三名劉富士／春天，早起的天門冬和妳 總分六十八·二分

根據是項再檢驗再評定的結果：原第二名的羅葉應獲首獎。原佳作的林福岳／野百合與大提琴，得八十一分，應晉升為第二名。原佳作的李進文／削蘋果的方式，得七十八分，應晉升為第三名。而原第一名的李宗榮和第三名的劉富士，則應降級為佳作。

這樣的結果與《人間》副刊聘請的三位決賽的看法的確差異極大，孰是孰非，筆者不願作主觀的界定，不過本特輯李瑞騰的前言，似可參考。他說：「這一回，我們不只是寫情詩，而且要檢驗情詩——那是一場情詩比賽的得獎之作。情詩要有情，情要可知可感；詩要寫得好，好要說得出來。……而我們要讓更多人說說看……。」

其五，《笠》雙月刊，一向對當代新詩史料相當重視，第一九二期（一九九六年四月），陳千武編製的「林修二（一九一一——一九四四）遺稿選集《蒼星》作品目錄」，至為完備。林修二於一九三三年參加「風車詩社」，其《蒼星》遺稿由日籍妻子原妙子於一九八〇年編集出版，後經陳千武全部譯為中文。此項編目如能繼續刊出，對台灣早期新詩史料之挖掘與保存，深有裨益。

而創刊不久的《雙子星》人文詩刊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六月）特別策畫〈詩與歷史：中日詩歌專輯〉。選刊台灣詹冰、陳千武、林亨泰、羅浪、錦連等五人的詩。每家有小傳、玉照、詩作；另陳明台撰寫的〈戰後日本現代詩概觀〉，則選刊日本詩人石原吉郎、鮎川信夫、關根弘、田村隆一、谷川俊太郎的詩作。其中黃梁的〈台灣早期新詩的精神裂隙和語言跨越〉和張彥勳的〈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也深具歷史意識與參考價值。

《世界詩葉》雙周刊，全國惟一以報紙版面呈現給讀者。該刊每期製作大陸新銳女詩人小輯，特別是大學校園詩人，普遍引起大陸新詩界的注目。其他如《現代詩》、《創世紀》、《葡萄園》、《笠》、《秋水》、《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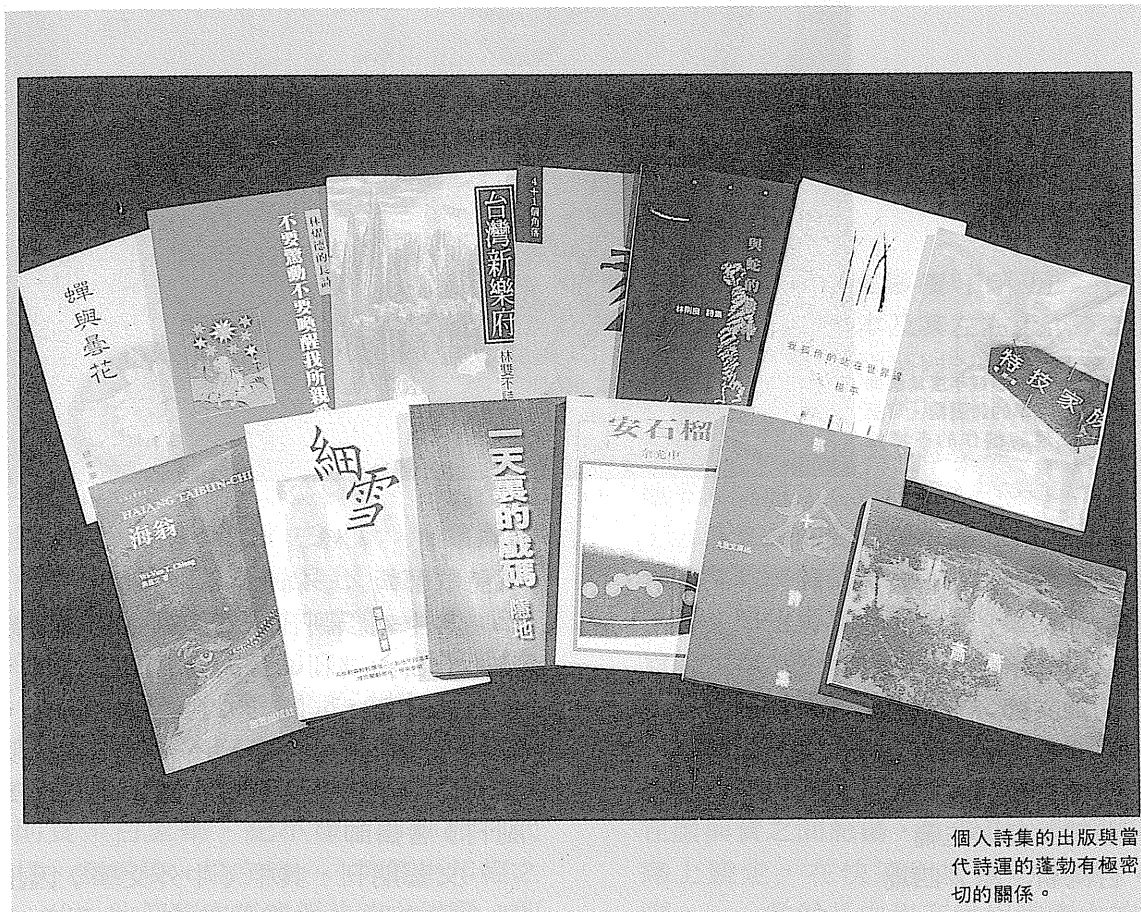
洋》……諸詩刊，對刊載大陸詩人的作品和評論，也不遺餘力。

其六，為蓬勃當代詩運，詩人個集之出版，尤其重要。一九九六年自年初林耀德的《不要驚動不要喚醒我所親愛》到年尾張錯的《細雪》，凡五十三種。以量而言，近四年來詩人個集之出版，每年約在五〇——六〇種之間，可謂相當穩定。檢視這一年的個集，其中如鴻鴻、蕭蕭、江自得、隱地、劉季陵、余光中、碧果、大荒、零雨、須文蔚、紀小樣、紀弦等十餘種，可說風格獨具，內容多樣，可供愛詩人探索欣賞。而文建會近年來特別贊助個別詩集、詩評論集、同仁詩刊之印刷費，對繁榮當代台灣之新詩運，不言而喻。

關於「新詩選目」，是本文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下當以確鑿明晰的數據為例證。

當《一九九六台灣文學年鑑》召開編輯委員會時，曾為要不要收錄文學作品篇目而展開再三的討論，最後因本書篇幅有限，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改採「作品選目」，詩部分由筆者負責，必須在很短期間內翻閱全年報刊近三十種。為此我也先行訂了一些入選的遊戲規則：

- 特別著重「詩選目」的整體考量，展現各家風格手法的多樣性。



個人詩集的出版與當代詩運的蓬勃有極密切的關係。

• 力求均衡之必要。即某一詩人在某報副刊全年如登詩多首，以選取其中一、二首最具代表性者為準。同一文藝期刊或詩刊亦比照辦理。

• 「詩選目」應質量並重，儘量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出之，既不偏袒成名詩人，也不抹殺年輕新秀，一切以詩作之良莠為入選與否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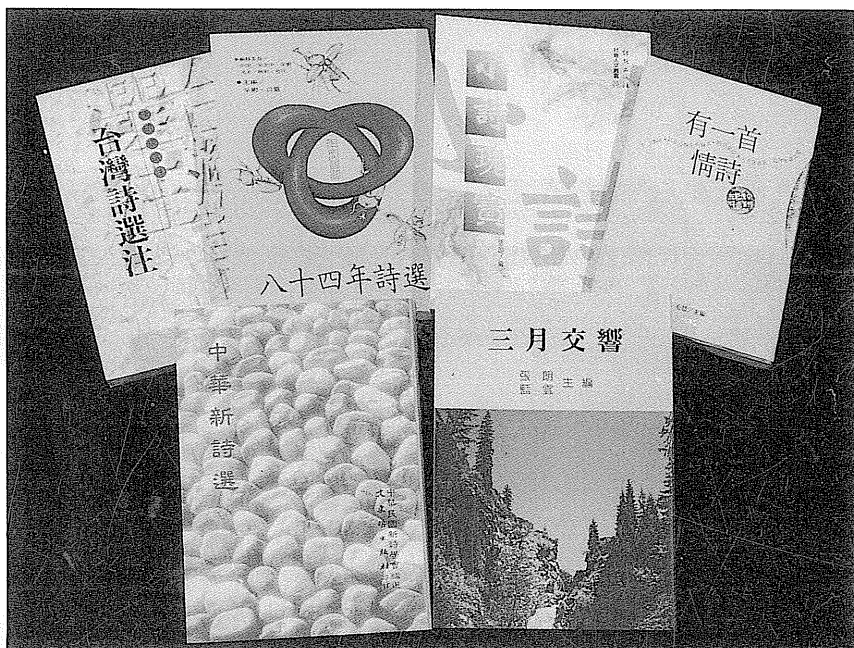
• 每一報紙副刊、文藝期刊、同仁詩刊，篇幅大小厚薄和刊期均不同，因此在選目的數量上自不能一視同仁。

是以經過筆者歷時三周廢寢忘食的

披閱。計得出如下的結果：

a. 報紙副刊：（十家，合計三一八篇）

- 人間副刊／五十篇
- 聯合副刊／五十篇
- 中央副刊／二十九篇
- 中華副刊／二十五篇
- 西子灣副刊／三十六篇
- 新生副刊／十六篇
- 自由副刊／四十五篇
- 青年副刊／二十六篇
- 台灣副刊／二十九篇
- 世界詩葉／十二篇



以主題或年度為選擇標準的詩選集，可呈現詩創作的多樣風貌。

b. 文藝期刊：（七家，合計六十七篇）

- 中外文學／三十三篇
- 聯合文學／十三篇
- 幼獅文藝／五篇
- 文學台灣／五篇
- 明道文藝／四篇
- 台灣文藝／三篇
- 台灣新文學／四篇

c. 同仁詩刊：（十二家，合計一二九篇）

- 現代詩／二十一篇
- 創世紀／二十二篇
- 葡萄園／六篇
- 笠／二十三篇
- 秋水／六篇
- 大海洋／五篇
- 新陸／五篇
- 心臟／五篇
- 台灣詩學／二十三篇
- 雙子星／九篇
- 詩象／三篇

• 詩歌藝術／一篇

其中報紙副刊，兩大報依然選得較多，但自由副刊、台灣副刊緊跟在後，特別是後者，開闢的〈台灣日日詩〉，每天登詩一首，創副刊所未見，假如明年《文學年鑑》要選詩，說不定《台灣副刊》會掛帥。

文藝期刊，其中《中外文學》因出刊〈詩專號〉故選目較多；《聯合文學》年刊詩量中等，但水準甚高。同仁詩刊仍然是四分天下：即《現代詩》、《創世紀》、《笠》與《台灣詩學》，它們的選目數量相當，創刊不久的《雙子星》，則是緊跟在後，頗具爆發力，其他各刊大意不得。

檢視一九九六年的「詩選目」，可說老將新秀並列，各具特色。其中以陳克華的產量最多，見諸報刊約四十首以上，他的題材也是十分多元的。如其題目所示〈美麗深邃的亞細亞〉、〈肌肉妹與鬍鬚哥〉、〈誰是尹清楓〉、〈獸姦之必要〉等，令人目不暇給。即將邁

入望七之年的余光中，依然寶刀不老，〈弔濟慈故居〉、〈不朽的旱煙筒〉爲其佳構。鄭愁予的〈大冰雕之消融〉自成另一種奇絕之風景。梅新的〈說詩〉，大荒的〈剪取富春半江水〉，林亨泰的〈誕生〉，李魁賢的〈日出撒哈拉沙漠〉，余素的〈三秋賦〉，蕭蕭的〈所謂世界不過是泥與土〉……，均另創新意。而侯吉諒的〈交響詩〉，鴻鴻的〈我也會說我的語言〉，黃克全的〈魂兮歸來〉，陳大爲的〈甲必丹〉，初安民的〈冰變〉，以及須文蔚、潘煊、孫梓評、黃梁、唐捐、劉叔慧、林則良、白家華、紀小樣、林輝熊、代橘、劉季陵、楊宗翰……等等更年輕之一代，他們將次第領新詩壇之風騷，則是不必爭論的事實。

「詩選目」的題材是多元的。包括季節、懷古、詠物、親情、日常生活雜感、故國風煙、生與死、禪與佛，歷史人物、同志題材、電腦網路、現代的速度感、環保、現實政治諷喻……下面特錄一些詩的題目，供大家參閱。如〈有一種門它名叫海峽〉（王瑞雯），〈字紙簍裏的飽嗝〉（陳裕盛），〈我拒絕對秋天發表評論〉（羅青），〈給虛實的宇宙〉（莊柏林），〈南瓜無言〉（洛夫），〈天空其實在晾乾太陽十四行〉（鍾順文），〈洗的辯證法〉（尹

玲），〈肥了秋陽瘦了乳房〉（管管），〈日的文本及其左右上下〉（向陽），〈烏雲中的抽屜〉（匡國泰），〈山上橫著一條光的眉光〉（詹澈），〈這首詩便秘了〉（江文瑜），〈讓土地不再淌血〉（方鴻明）……。

其實詩的題目是相當重要的，它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立即使讀者的眼睛一亮。三十多年前洛夫曾說「詩的題目猶如大衣左邊的一排鈕釦」，想不到他早就悟到解構的樂趣了。

然則，一九九六年誕生了五千首詩作，不少詩人在抒情與知性地帶徘徊，在虛與實之間懸蕩，在後現代與網際網路上競走，在快速與緩慢的節奏中變調。……當然其中也充斥相當龐大的糟糠之作，讓真正的詩讀者倒胃口。儘管「詩選目」可以做一些過濾梳理的工作，但是從事新詩的創作者，理應致力個人詩作的品管，不要輕易把不成熟的壞詩拿出去發表。我希望老中青三代詩人，大家都用心經營好詩，所有詩的編輯人用心編輯精緻高雅的詩集（詩刊），評論者用心去鑑別響叮噠的詩作，如此水乳交融的三位一體，讓今後的《文學年鑑》，一本比一本紮實，一本比一本更具歷史感。

果如此，則一九九六年拋出的這塊磚，也就彌足珍貴和別具新意了。